

村民一互助，村庄就活了

——来自曲阜“乐和家园”示范村的报道

农村大众记者 花宇

编者按 2014年11月，曲阜市在尼山镇周庄村开始试点“一站两会”的“乐和家园”农村社区建设模式。“一站”即社会工作站；“两会”即互助会和联席会。短短数月，试点村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目前，曲阜已经在8个镇街的17个村进行项目试点，下一步将逐步在全市推开。

在乐和家园示范村，村委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把乡村部分公共事务下沉给互助

会，互助会在社工指导下，开展耕、读、居、养、礼、乐6类活动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上级党委、政府主导，村“两委”参与配合，社工提供技术支撑，农民在为村庄事务奔忙的过程中获得了才能的展示、身心的归属和价值的实现。

记者近日走进其中的两个试点村：姚庄镇姚庄村和书院街道书院村，了解“乐和家园”给这两个村带来的巨大变化。

仅用了2个月，在曲阜的“乐和家园”示范村，村民的表现让很多原本对农民和农村抱有偏见的人大吃一惊。在这里，农民彬彬有礼、谦恭友善，村庄活泼和睦、团结互助，尤其是原本内向怕生的农村妇女也站到了村庄治理的舞台上，成为村庄内部事务的主要参与者。村民们活出了另一番滋味，村庄出现了另一番天地。

这里的农民不一般

6月3日上午，姚庄镇姚庄村的村北路口，6位妇女拿着自家的大扫帚在清扫路面。这种劳动，没有报酬，没人组织，甚至连村支书刘磊都不知情。原来，这两天村里改造电路，路面有浮土，几位没有外出打工的互助会成员一合计，就一起来打扫卫生了。在这个村，互助会的成员每个周日都会义务打扫卫生，多的时候参与者达七八十人。这样的义务劳动，在很多农村已经多年不见了。

走进姚庄村的小剧场，正在聊天的十几名妇女立刻停下，站起来主动挥手向记者问好。从剧场离开时，所有人都主动收拾好椅子，按次序摆放到墙边。在书院街道书院村采访完，所有被采访过的村民，都会向记者挥手告别。

这里的农民变得很不一样：内向、腼腆不见了，平和、守序出现了，热情、好客回来了。

互助会激发出农民热情

这样的变化，是在近2个月里发生的。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主导下，北京地球村的社工3月进驻村庄摸底后，4月8日，姚庄村建立了互助会；4月9日，书院村一组成立了互助会，随后分别成立了二组和

三组的互助会。

参加互助会的，绝大多数是长期在家的妇女和老人。很多农村妇女，在照顾老人和孩子之外，剩余的大量时间在看电视、打牌中度过。她们的社交范围，也被限定在家庭周边。“以前什么也放不开，越封闭越内向，越内向越封闭。”姚庄村的黎淑花说。

同样的隔膜，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也存在。村民们之前认为，村里有什么事，都是村干部的，不是村民的。即便有热心人想捡垃圾、想打扫卫生，也得考虑别人怎么说。“以前不是不想给村里办好事，而是怕别人说‘你能’、‘你憨’、‘你讨好村干部’。”书院村村民孔令芹说。姚庄村村民陈润英说：“来村里25年了，我没去过村委大院一次，没参加过一次会，见了村支书也不打招呼。”

互助会的成立，就是要打破村民之间的疏离感，让村庄重拾公共精神。互助会的“乐和”代表完全由村民自荐或推荐产生，他们一般是村里的热心人，党员和村民代表也在其中发挥了带头作用。他们是自下而上推举，为村民和村庄服务，但不是村“两委”的下级，而是那些关心邻里、关心村庄、自发站出来的普通人。

互助会将村民自治落实到村民小组，将公共文化服务落实、落细、落小。从被动变主动，从要我干什么到我干什么，互助会一诞生，就内生出一种激情。

小私大公德顺了

有了互助会，村里大伙能办的事情，就村民一起办；办不了的大事，和村干部协商，协助镇政府来办；自家的私事，尽量自己办。

书院村是个豆腐加工专业村，

但村中的水沟多年没有上盖，臭气熏天。村民们无数次抱怨，但都觉得这应该是村干部的事，不是自己的事。从村里的角度来看，他们觉得缺少调动农民的经济杠杆。互助会一成立，人们凑一起就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。但这个活妇女、老人干不了，这个建议就上了村里的联席会。联席会是村干部和互助会成员一起开的。联席会商定：水泥盖板费用由村里解决，劳力由村干部和“乐和”代表们出，不要一分钱工资。一周之内，这个困扰书院村多年的问题解决了。

做好事的氛围在村子里蔓延。社工每天给好人好事拍照，相片每天晚上在村委大院的幕布上播放。时间久了，有的孩子就会回家问：“那上面咋没你们啊？”当别人到自家门前扫地时，户主再也坐不住了。现在，书院村进行村庄大扫除，谁有空谁来，完全凭个人自愿。有人问：“为什么干活不要钱？”村民们说：“干自己家的活，要什么钱！”

5月底的一天，姚庄村村东河里的来水，被上游的村截住了。当时村支书刘磊出差了，互助会的几位妇女代表一商量，叫上几个年轻人，乘了几辆三轮车就来到了镇政府反映。很快，政府就出面将这事解决了。如果搁以前，村民们谁都不会为这事奔忙。

村民们想自己的少了，想村里的多了，村庄运转起来就轻松了。书院村村支书杨红说，村民光义务打扫卫生，就相当于给村集体省了5万元的开支。他说：“互助会成立后，没想到老百姓的公益意识这么强，自我管理能力强，人心能这么快聚起来。”

书院村被纳入征地范围后，杨红已经放手让互助会的“乐和”代表们陪同村委丈量土地。下一步商



谷雨节气，儿媳喂92岁公公喝梨汤。 供图/北京地球村

谈征地价格时，他也会让三个互助会的成员全程旁听。“通过互助会办事，老百姓对干部就没有猜忌、没有误会。”杨红说。

激活传统文化基因

村民在互助会，不仅积极参与村庄事务，还在社工的引导下，在耕、读、居、养、礼、乐六个方面开展传统文化活动。传统文化进乡村，不是搬来经典和课堂，而是将其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，融入到对身边事的解读上。

在姚庄村和书院村，无论老幼，多少都会唱《礼运大同篇》。这段描述孔子理想世界的文言文，被很多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妇女传唱着。书院村村民孔令芹说：“一开始可能不理解，后来就知道了。比如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别人也会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他们的孩子。”这一句只有5个字的“不独子其子”，被村民们演绎得很具体，很有生活气息。

在谷雨节气，人们喝梨汤；在立夏节气，人们祭祀天地，祈求丰收，并举行给小孩称重、斗蛋等民俗活动。这些民俗，原本在多数人的生活中已经消失，只停留在老人的回忆中，如今在村民的欢声笑语中又回归了。

在村社中实现自我

人们从封闭的庭院走了出来，走到了互助会，走到了公共空间

里；从闭塞的挣钱、干家务的轨迹中挣脱，开始打扫、开会，参与到大家办事的公共活动里；从单调重复的生活节奏中摆脱，开始唱歌、演戏，浸入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；更从过去那个封闭、自卑的小我中脱离出来，找到了自信心、归属感，体会到人生价值实现的喜悦。

书院村的互助会打算给村庄搞绿化，在和村干部商量后，由镇上拉来树苗和土，村民们捐助自家存粮的缸当花盆。男人们不在家，妇女们就用绳吊着，把缸从屋顶运下来。“170多个缸全是我们搬的。我们也没想到，这些男爷们干的活，我们干成了。”孔令芹说。驻书院村的社工曹文军说：“这些大姨、大姐原先很害羞的，现在自信多了。”

4月25日，姚庄村发放农用物资。刘磊发现，所有人排成一队。由于统计误差，种粮大户陈润英没领到，但她大度地说自己去买就行了。刘磊说：“村干部工作失误村民很理解，很让人感动。”

在书院村，互助会成员义务锄草，就有村民送来一箱矿泉水；村里提前迎接“芒种”节气煮绿豆汤，人人都端着给别人。在姚庄村，其他村的村民登上舞台，村民们会用更热烈的掌声鼓励他；有陌生人站在树下乘凉，就有村民拿来马扎，端上热茶。

人人向善了，人人关心村庄了，人的内心也开阔了，村庄也重拾古道热肠。

◎后记

乡村复兴还得靠农民

仅仅是多了社工的辅导，村民还是那些村民，但村庄却在短时间内面貌焕然一新，是什么让贴上“小农”、“自私”、“一盘散沙”标签的农民，成了自信、好客、热心、团结的一群人呢？

记者认为，农民心里是关心社区，是有担当意识的。只不过没有一种合适的方式，将农民有机组织起来。曲阜通过乐和家园行动，引进专业社会组织，协助基层政府将农民组织起来，靠农民的组织化力量开展活动，探索出了一条乡村复兴之路。

“乐和家园”满足了人的社会性。在家庭之外，人们渴望过公共生活。在共同的行动中，人们可以消除忧虑，增强信心。农民不同于其他群体，还有着单位的归属感，因而他们对社会性的需求更为强烈。

“乐和家园”满足了人的公益性。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但个体的人做好事，在现实中要冒着舆论风险。村庄是个熟人社会，农民尤其顾忌这种舆论风险。但也正是因为是熟人社会，善行也能给农民带来面子、威望层面的巨大收益。在融入集体组织后，农

民的公益性能得到释放。

“乐和家园”满足了人的自主性。人主动要做事，跟被动、被迫去做事，完全不是同一种效果。所以，农民在互助会中不唱反调，愿意接受组织的任务。

外界可以大量“输血”，但乡村社会中原本就有的“造血”功能不能被忽视。农民有意愿也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，脱离了那个共识，乡村复兴很难成功。

我们离激活这“造血”功能的密码，也许不远了。



村民们在集体做养生操。

供图/北京地球村